

《从今以后》导演：无法律保护，两个女人始终不是真伴侣？

“那些家人明知逝者与同性伴侣一起几十年，但当法律说遗产房产归自己，他们变脸也较易找借口”



《从今以后》导演杨曜恺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近来香港电影有热话，除了动作片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票房势如破竹，还有关于暮年女同志的《从今以后》获好评，由杨曜恺执导。他的前作《叔·叔》(2019) 讲年长男同志，笑言：“新作讲女同志，很多人把它叫作‘婶婶’。”

戏名与剧情相关，他说《从今以后》英文名叫“All Shall Be Well”，源于做前期资料搜集时，问过一位女同志为何没写遗嘱保障伴侣，“她说家人会明她意愿的了，everything will be well（一切会没事）！那未免太乐观吧？我给电影取名‘All Shall Be Well’，是表达一种讽刺。”

不只想戏名，原来杨曜恺写剧本也用英文。他自少离港留学，曾长居英美，中文书写能力有限。由《叔·叔》到《从今以后》他都自己写剧本，找人将英译中，还要在漫长的修稿过程中与翻译反复沟通，比一般编剧花多几重工夫。他直呼艰辛，但不得不做，“2015年决定回港定居至今，就是为了拍广东话同志片。这么多年来香港仍很少同志电影，较商业的可能只有五、六部？我本身是同志，自然想尝试去拍。”

两个女人始终不是真伴侣？“我问她如此折腾，是为了什么？她说不是为钱，最重要是一定要向世界证明，她与伴侣的关系是存在的，不是别人说抹走，就能抹走。”

欠法律保障的同志

回流香港前，杨曜恺拍过两部英语电影《我爱断袖衫》(2005) 和《纽约断背衫》(2015)，均谈海外的华人男同志。他少时负笈英国，为满足父母期望读法律，笑言曾入行却闷得要命。“八、九十年代我在英国生活时，没什么电影拍亚裔同志的，所以后来我拍戏，很想呈现这些跟自己相关的故事。”他很著紧同志群体要被看见，《叔·叔》拍深柜男同志的黄昏恋，题材尤为罕见，改编自真实个案，获两项香港电影金像奖，在台北金马奖也有多个提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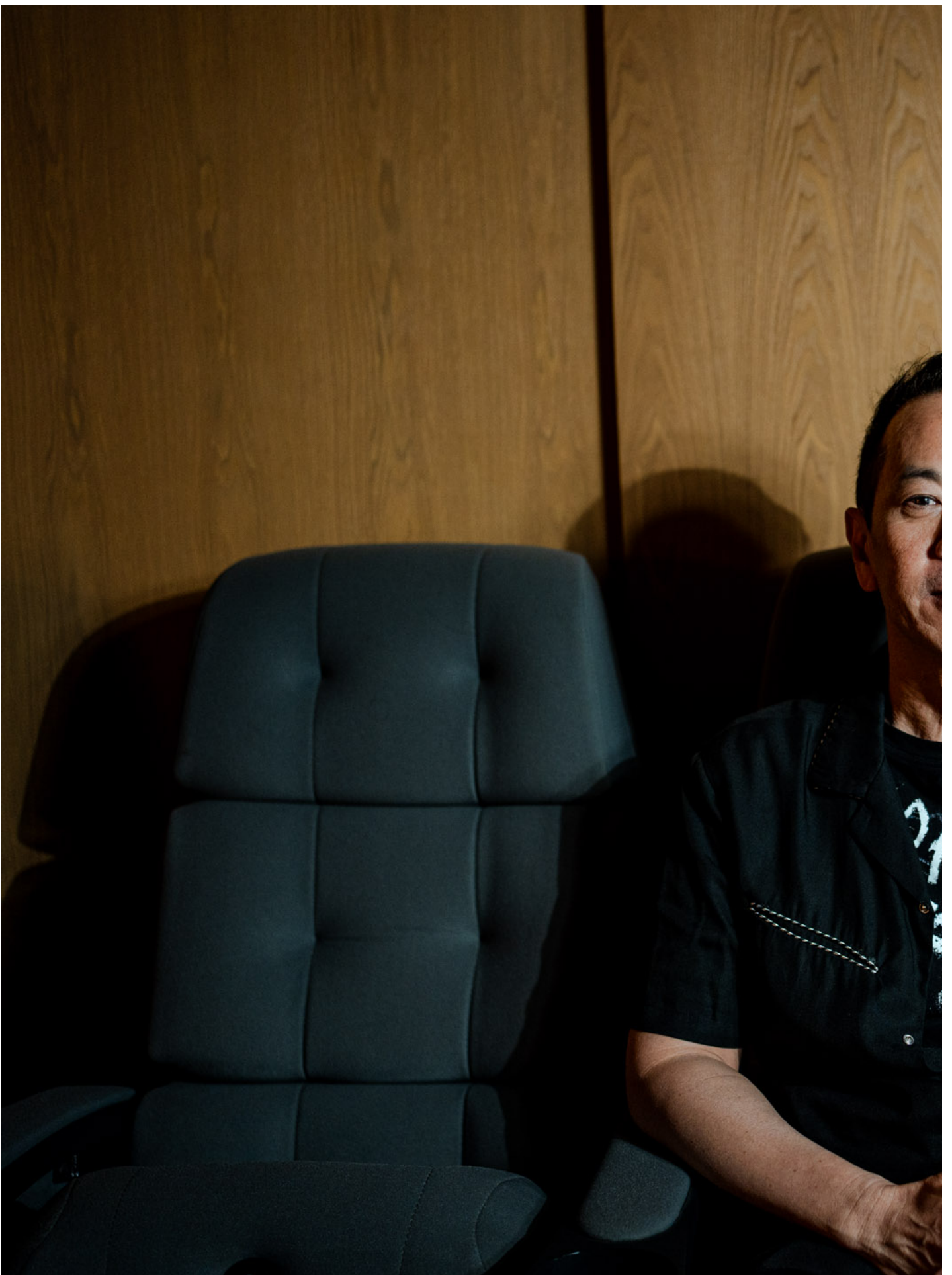
《叔·叔》剧照。图：高先电影提供

他说起一个难忘时刻，反而与奖无关，“那时我路过金钟太古广场（商场），看见戏院外播著《叔·叔》预告片，当中有同志桑拿的画面。这些关于同志的事，不用再收藏起来，躲于黑暗，而可以大庭广众、白天繁忙时段在大商场让途人看见，吸引他们入场了解更多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”该片2020年刚在港上映，他便碰到题材酝酿新作《从今以后》，笑说：“来得很偶然，有次与旧同学饭聚，事前他们去一个律师楼办的讲座，谈同志遗产承办问题，我便跟著去。”

香港法律不承认同性婚姻或伴侣身份，若遗嘱欠奉，遗产只能归血亲。《从今以后》取材自讲座分享的三个女同志实例，杨曜恺后来跟进做访问和其他资料搜集，构思了一对暮年女同志Angie（区嘉雯饰）和Pat（李琳琳饰）为电影主角。没立遗嘱的Pat猝逝，与老伴共居半生的爱巢是她名下物业（房产），便由亲哥哥继承。Pat哥哥全家数十年来视Angie为亲人，为拥单位却私心渐起，想她搬走，双方关系急转直下。杨曜恺说，他访问的女同志现实遭遇，比剧情更惨烈：“有位女士的伴侣离世后，对方家人听从律师建议，连丧礼也不让她去，怕她在场又哭又坐前排家属席，暴露伴侣身份，影响遗产分配。”

“同志电影这种东西，能在商场戏院播的吗？那么大胆！”（说话的）并非老一辈的人，看上去才30多岁。”

戏中所涉的遗产是物业（房产），击中香港人渴求置业的要害。利益当前反目相争，其实任何关系中也常见，但杨曜恺从几个受访个案看到的是，“法律不保障同性关系，会令这些人性丑恶更易显露。”他说来有点气愤：“那些家人明知逝者与同性伴侣一起几十年，但当法律说遗产物业归自己，他们变脸也较易找借口，好像理所当然，觉得‘两个女人始终不是真伴侣，法律也不保障她们啦’，而做出很绝情的事。”



《从今以后》导演杨曜恺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被世界抹走的关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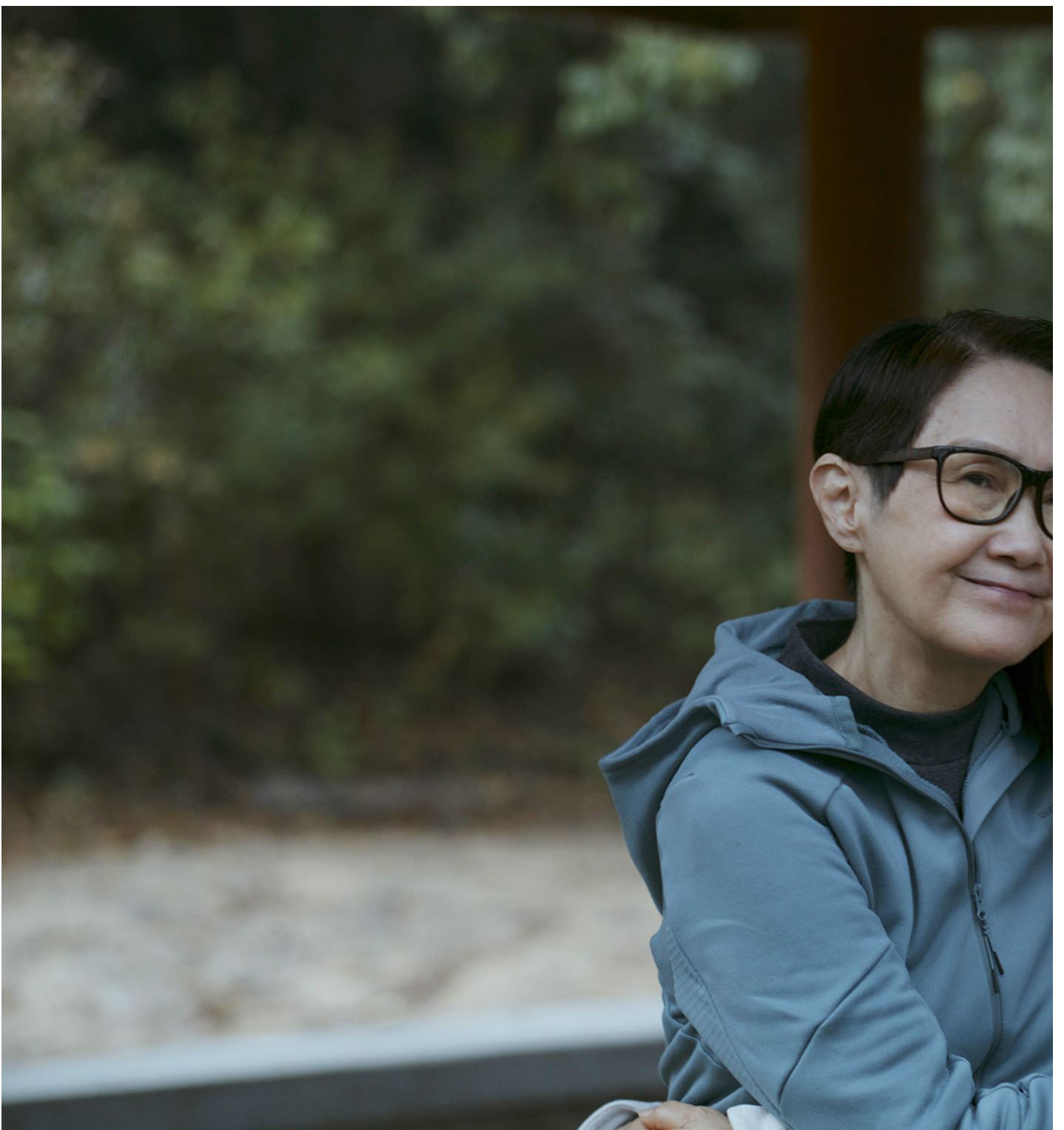
同志的爱情与生活有难处，然而人性丑陋，无关乎性取向。杨曜恺刻意不把《从今以后》一群家人写成大奸角，各人既善且恶，让普罗观众代入反思。“换成是你，你会怎样做？这部戏某程度上是谈家庭关系。”同性伴侣相守多年，纵没一纸婚书，亦是家人。他记得访问过一位女同志，与去世伴侣的家人对簿公堂，为遗产力争到底。“我问她如此折腾，是为了什么？她说不是为钱，最重要是一定要向世界证明，她与伴侣的关系是存在的，不是别人说抹走，就能抹走。”

来到今天2024年了，大众有多接受同性恋？杨曜恺幽默说：“香港政府也不接受啦……当然社会是有进步的，街上牵手的同志情侣多了，年轻父母的思想也比较开放，但世界总给你意想不到的失望。”他记得每年一度的香港同志影展，曾有个小插曲。杨曜恺担任该影展的行政总监逾廿年了，渐将世界各地关于性小众的电影和短片，带到香港主流戏院上映。“才两年前，我在中环IFC（国际金融中心商场）看著影展的节目宣传牌，有途人说：‘哗！有冇搞错（怎么搞的）？同志电影这种东西，能在商场戏院播的吗？那么大胆！’那并非老一辈的人，看上去才30多岁。”

“现在社会就是这样，大家只能猜红线在哪里，如果清清楚楚知道，那不触犯它就可以了。问题是不知道，会自我审查，对创作有很大影响。”

香港同志平权路漫漫，他说西方整体上是走得比较前，但大家不能以偏概全去看。“例如美国没人不接纳性小众吗？当然有很多。有州份就禁止drag queen（变装皇后）在图书馆，举行为儿童说故事的活动。”2020年《叔·叔》入选柏林影展作放映，他在场办过座谈会，“主持人开场时提问，现在社会共融，我们是否仍需要讲‘queer’（酷儿）这个字呢？有观众便回应说，所谓共融只是美国和西欧某些地方，全世界还有很多国家不接受同性恋，甚至有的会判处死刑。”

东非乌干达现有极严苛的反同性恋法律，最重可判死刑。去年香港同志影展便有特别节目播放非洲同志电影，关注当地性小众的困境。杨曜恺说：“你再数下去，当然还有中国不接受同性恋。《叔·叔》当时要在亚洲发行都很难，我们只在台湾、日本、韩国和泰国做到，新加坡也不行，现在改了例（2022年新加坡废除禁止男男性行为的刑法条文），不知情况有否改变。”



《从今以后》剧照。图：高先电影提供

若有天禁拍同志电影

今年香港同志影展将来到第35届，1989年首届（前名“香港同志电影节”）由知名文化人、出柜同志林奕华策划，并当影展总监至九七回归。“九七后停办，当时林奕华提及金融风暴、经济差等原因。”千禧年杨曜恺接手再办，“一来我认为香港必须有同志影展，二来我不想别人觉得，九七后就很大变化，连同志影展都没了。”自此他年复年办展至今。近年香港经历社会动荡，真正面目全非了，难以捉摸的红线，有否直接影响杨曜恺？

“关于同志议题，在我所做的事情上还好，没什么发生。每年同志影展的电影都要送检，以前几星期已发准映证，近年就要等很久，但没影片被禁映。我想不只同志电影，所有电影的审批时间都长了很多，因为大家现在很敏感和小心，检查员会逐格逐格画面看。”这些年有各种改变，他的同志朋友、资深电台节目主持人梁兆辉也遇上。早于千禧年，杨曜恺曾在梁兆辉的网台“Gaystation”做节目，两人一起谈同志文化。几年后梁兆辉在香港电台主持《自己人》，是香港主流电台首个多元性向节目，播了17年后，[去年突遭电台以“节目调动”为由终止](#)。

“每年同志影展的电影都要送检，以前几星期已发准映证，近年就要等很久，但没影片被禁映。不只同志电影，所有电影的审批时间都长了很多，因为大家现在很敏感和小心，检查员会逐格逐格画面看。”

梁兆辉当时有感，讨论性小众议题牵涉平权和人权事务，在当下香港或已有点“走钢线”。杨曜恺说：“现在社会就是这样，大家只能猜红线在哪里，如果清清楚楚知道，那不触犯它就可以了。问题是不知道，会自我审查，对创作有很大影响。”撇开社会因素，他拍同志电影本来就不易，题材非主流，不是大公司老板会投资的那杯茶。由《叔·叔》到《从今以后》，他均自行集资，“都是一些私人投资，大部分来自朋友和同志圈。”

《从今以后》在今年柏林影展，摘下被誉为“同志电影最高殊荣”的泰迪熊奖（最佳剧情片），是继1998年同志导演关锦鹏的《愈快乐愈堕落》后，第二部再夺此奖的香港电影。杨曜恺笑言，一直很敬仰关锦鹏，“而且每年听到泰迪熊奖都会想，不知自己会否有天能拿到？今次可谓梦想成真。”他由2020年开始写《从今以后》剧本，期间多次请一些年长女同志研读剧本，收集意见后再修稿。电影经年筹备，他却一度怕开拍不成：“因为找资金比想像中难得多，比拍《叔·叔》时更困难。遇上疫情，经济差，很多人移民也是一大问题。本来有意投资的人已离港了，加上他们要办移民，都没余钱拿去拍戏。”

杨曜恺由2015年回流香港至今，见证社会动荡触发移民潮。他没想过走？“暂时没有。创作上我仍做到自己想做的事，但若有天香港不准办同志影展，或禁拍同志电影，那我便可能会离开了。”



《从今以后》导演杨曜恺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[#从今以后](#) [#泰迪熊奖](#) [#同婚遗产](#) [#柏林](#) [#同性婚姻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